

朝阳随笔

保洁女工

李 晓

还有半年时间,吴大姐就要退休了。

吴大姐是我供职这家石化企业的保洁工,她来单位工作已6年了。吴大姐工作的范围是单位办公楼的清扫保洁,包括办公区的大厅走廊、会议室、卫生间等区域。

同事们每天进出窗明几净的办公室,大多忽略了这个上班时弓腰劳作的身影。

偶尔的一次闲聊,让我和吴大姐亲近起来,我俩是同年出生的。吴大姐的保洁工作,单位上上下下都满意,我感觉她几乎是对卫生保洁患有强迫症了,地板上一点污渍、扶手上一个水痕、门框上一处积灰,盆栽上一片枯叶,吴大姐都会及时处理。

单位食堂提供早午餐,起初,吴大姐没去吃,自己从家里带来保温盒饭,午饭时一个人去卫生间旁边的小屋吃。后来一位领导对她说,你可以来食堂吃饭啊。我也趁机对她说:“吴大姐,你不来食堂吃饭,是没把我们当作一家人啊,这样不好。”

我终于看见吴大姐有天中午排在单位同事们的队列里来吃饭了,遇见一个后面打电话说下午要去开会的女同事,她赶忙退到那同事身后说:“你下午开会,到我前面来。”女同事连声说,不用不用。

在单位,像这样把自己的身子随时压低,表现着谦卑礼让,吴大姐的举止行为,让我感到,她还没真正融入我们这个单位。单位一位领导也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。

于是,单位工会组织的一些活动,领导特意邀请吴大姐参加。吴大姐也迎来了她到我们单位后的第一次高光时刻。那是工会组织的一次环山公路跑步赛,吴大姐获得了女子组第一名。

我看见吴大姐一直猛跑在前,这次她终于没有表现自己的谦卑了。单位领导给吴大姐颁发了奖品,我看见吴大姐灿烂的笑容。事后,我去向吴大姐表示祝贺。吴大姐说:“这算啥呀,当年我在老家

村子里,去山上追赶一只野兔,它都没跑过我,我把它逮住了。”

前年春节,单位在食堂搞了一个简单的团圆餐,领导们来到吴大姐面前说,你辛苦了,感谢你。那一次我看见,吴大姐的眼里有泪光浮动。

去年秋日的一天,我应吴大姐的诚恳邀请,第一次去她家。那是一套房龄30多年的老房子,墙上已掉落几块灰白墙皮。

在吴大姐家里,我看见一个身材肥胖的男人正擦开上衣在肚皮上注射。吴大姐爽快地介绍,那是她丈夫患糖尿病在注射胰岛素。男人对我说,他还患有尘肺病,是早年去山西挖矿导致的。

晚上,吴大姐做了一桌丰盛的家宴招待我。看得出来,自从丈夫因病在家躺平后,是吴大姐在托举着这个家。

这个从乡村来到城市“蚁居”的小家庭还有着自我的骄傲,靠着一个挖矿父亲、一个做保洁工的母亲培养,他们的女儿在北京读研后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,已经准备在北京结婚成家了。我想,像吴大姐这样的小家,一旦有一阵大风吹来,俨如黄土地上刚冒出头的小麦苗,会被大风裹挟来的漫漫风沙淹没。但这个小家温暖的牵手、不离不弃的相扶,让我恍惚又沉醉。

我平时在单位木讷寡拙、独来独往,极少与同事亲近,在同事眼里是一个沉默伏案躬耕的形象。像吴大姐早年在乡村一样,我有着自己的一块稻田,这是我灵魂耕耘的稻田。我听过吴大姐描述乡下的老家,大山被棚里打着陈旧补丁一样的老房子还顽强站立,老烟筒早已被青苔覆盖,不过稻田已经托付给亲戚耕种了。吴大姐说,在城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,再回去种稻子。

前不久的一天,吴大姐来到我办公室打扫卫生,她在地板上发现了不少落发。那天,吴大姐对我说,你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。我感动不已,紧紧抓住吴大姐伸过来的粗糙皴裂的双手。

(作者来自中长燃公司)



记录似水年华

弄潮探海。

张广虎 摄

王晓静

2023年夏天,我得知胜利物探有一位叫任传松的老人。

老人从1971年开始写日记,到现在写了五十多年。我随即开始联系老人退休前所在单位——胜利分公司SGC2106队(原胜利油田物探公司267队)书记雷云刚。达成采访事项后,我从山东东营坐火车直奔德州。

任传松老人七十多岁,耳聪目明,身形笔直,走路迈大步,完全没有古稀之年的老态。而且,老人的记忆力非常好,几十年前的事经由他的讲述,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十多本日记分成三摞整齐摆放在茶几上,它们记录着任传松老人从参加江汉会战、鲁西南会战、青海会战到今天所经历的人和事,大到感天动地的烈士事迹,小到退休后的点滴生活,有真情,有感动,有辛酸,有欢笑,无一不被记录。

日记像一张小小的地图,记录着老人走过的路。

“偶尔翻出来看看,快要忘记的事

又记起来了。”老人爽朗地笑着,从一摞笔记本中找到第一本。

这是一本薄薄的塑料皮日记本,巴掌大,红色塑料封皮已经褪色,左上上是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金色大字。打开日记本,扉页上工整清晰地写着——赠给任传松同志:分别留念,革命友谊长存。

老人说,最开始写日记没做到一天一记,感觉重要的事才会简单记上几笔。看得出来,写第一本日记时,老人记录的大多是流水账,却能真实反映20世纪70年代石油人的工作和生活。“学习”“政治”“哲学”等词汇在日记里反复出现。

老人说,那个年代不学习就会落于人后,谁都不甘心在后头,大家都要求进步,干工作没有人挑肥拣瘦,争着抢着干重活儿、干体力消耗大的活儿。

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:“1973年10月2日夜,今天队伍驻扎在湖北省当阳县福里寺大队。晚上九点钟左右,突然一声‘着火啦! 救火啦!’的喊声,我翻身下床,提着水桶就往外跑……”

说到这里,我看到老人的神色突然凝重起来。随着我的询问,那段尘封的

往事又浮现在他的眼前。

老人说,那时我们每到一个地方,除了完成勘探任务,还要帮助当地老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,像挖沟修路、修井盖房、摘棉花、插秧割谷等。那天夜里一听到救火的声音,所有工人都跑出来了,有提水桶的,有端脸盆的。着火的地方是生产队的仓库,里面放着生产队的棉花、粮食等。仓库后面有一个小水塘。我们一部分人冲到火里抢救物资,一部分人从水塘里打水灭火。老工人帖庆成和曹鸿,不由分说冲进火里把能搬出来的东西全搬出来了。等救完了火,再往回搬的时候,用了四五个小伙子才搬完。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,这是咋搬出来的? 他们说,一看着火,身上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,当时只知道这些东西太重要了,烧坏了会影响生产。幸亏我们救火及时,只是烧焦了几百斤大麦。

老人顿了一下,不无感慨地说道:“救火的还有一位女同志,她是党员,当时怀孕六个月了,没办法提水端水来回跑,就跳进齐腰深的水塘里给大家打水。同志们要扶她上岸,被她拒绝了。她在水里泡了半个多小时,火扑灭后才

待到山花烂漫时

洋图书馆,收录了中国石化各单位捐赠的9万册图书。更让人高兴的是教学成绩,刚刚结束的全县模拟考试,毕业班成绩上升到了全州前二十,现在想来石化中学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多了。

(二)

任务在身,我赶紧把包裹的事告诉了侯校长。

校长让支教老师周鹏飞带我去教学楼找小牟。路上,周老师告诉我,小牟这次摸底考试成绩不太理想,只考了480多分,平时成绩低了20多分,尤其是英语发挥得不好。

这让我心中一紧,开始为她的成绩担心。

今年6月,小牟将和其他542名同学参加中考。在东乡,学生们常常面临辍学,中考,对他们尤其对女生来说,是人生路上一道命运分水岭。如果成绩理想,就有机会到临洮县、临夏州,甚至到兰州市的高中就读,从此走出大山,迎接更多彩的人生。

东乡族的孩子小学才开始学习普通话,如今又要学习英语,难度可想而知,这也正是同事牵挂的事情。

在教室门口,我见到了小牟。尽管有心理准备,但我还是有些意外,初三毕业班的孩子竟和我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差不多高,圆框眼镜后有一双清澈

的眼睛,小脸上挂着浅浅的高原红,拘谨又礼貌地微笑着。

我把包裹郑重地交给她。小姑娘欣喜地接过,紧紧抱在胸前,仿佛那是一件珍宝。

这一瞬间,我感到自责,觉得这份礼物太轻,不足以支撑这位身体瘦削、已经失去父爱母爱,却依然倔强面对命运的女孩。我害怕命运车轮过于冰冷,不肯多留时间给她和愿意帮助她的人去改变什么。

教室里的琅琅读书声,和20多岁的年龄差距,催促着我结束对话。关于命运和生活,我没有办法跟她分享太多,只能干巴巴地说些鼓励的话。

临走时,我看着她眼睛,真诚祝愿她能够顺利考上高中。

(三)

西北的天很长,晚上8点的东乡像是东营的下午。

我在县城里闲逛,路边饭店里售卖着手抓羊肉、甜胚子,商铺里陈列着民族服饰。

县城中心有一个巨大的露天运动场,大人带着孩子在放松嬉戏。东

北角的篮球场上,石化中学的青年教师组队参加“村BA”,他们是一群二十来岁的东乡族年轻人,像雄鹰一样飞翔在球场上,释放着青春的活力与希望。

山里山外,一样的欢声笑语,一样的人间烟火。

第二天离开东乡,路上依旧是荒凉的大山,可因为看见了石化中学,看见了奋斗的人们,我又觉得这里充满了生命活力。

在这高原之上,种植在沙土山上的稀疏草木,尽管低矮灰黄,却也在风中舞蹈。一棵棵农民间培植的果树,尽管囿于园中,但也倔强生长。不远处的山坡上,有一簇簇叫不上名的红花儿,尽管那么渺小,但也迎风招展。

我相信,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定在丛中笑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散文

记忆里的小枇杷

何 雯

春花未落,夏果已生。

微风中,少不了果实的香气,油桃、黄杏、甜瓜、樱桃、枇杷,覆盆子陆续到丰果期,酸甜的味道诠释着关于夏天的芬芳。

在品类繁多的果子中,我最爱的还是那酸酸甜甜的小枇杷。

爱食枇杷,不仅仅因为它那酸甜适中的口感、生津润肺的保健作用,更因它在我童年记忆里留下的甜蜜滋味和欢乐美好。

老家的小院里有一株和我同龄的枇杷树,母亲说,是我出生那年父亲种的。

小树苗和我齐头并进地努力成长,等到我读小学,枇杷树也到了挂果的时候,树梢的小枇杷成了童年里最美丽的果子。小时候,似乎从未注意过,枇杷花是在严寒绽放的,只记得每年从初春枇杷花落,冒出一簇簇的青果开始,我和妹妹就开始满心期待,一遍一遍地问母亲,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枇杷呀? 每当这时候,母亲总是微微一笑,然后很认真地答复我们,你们两个好好吃饭,等到过生日的时候枇杷就熟了。

初夏时节,枇杷慢慢由青绿转为嫩黄再到金灿灿,往往最早熟的,是在向阳高处的。某个清晨,母亲用长长的竹竿摘下树梢的美味,装进搪瓷缸,在我和妹妹

耳边唤道:“吃枇杷了”。那一刻,我们总是一骨碌就爬起来,顾不上刷牙洗脸就争相吃起来。

随着枇杷树上果实渐次变黄成熟,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上树吃个饱,完全顾不上女孩子的矜持,摘到最大最黄的才是硬道理。

金灿灿的果子,我们打横坐在树梢,三下五除二地剥开果皮,整个吸到嘴里,瞬间蜜甜夹杂着少许酸味充斥味蕾,不知不觉吃多了,第二天起来胃酸得啃馒头都凉飕飕的,但依然挡不住我们第二天上树摘果子的热情。

童年的美好总是短暂的,长大后我们远离家乡求学就业,再也沒机会品尝到那份独特的美味,只能在枇杷成熟的时节听母亲电话里絮叨:“院里的枇杷熟了,可我和你爸爸牙齿都不行了,吃不了几个,你们姐俩在就好了!” 听完我便忍不住跑出去寻找这份美味,货架上一排排包装精美、果实饱满、又大又黄的精品枇杷,吃到嘴里却感觉少了一丝酸甜。

去年回家探亲刚好赶上枇杷成熟,赶忙招呼老公、儿子一起上树摘来品尝,入口瞬间,果然还是熟悉的味道。

原来自家院子里的小枇杷,才是记忆里的真正美味。

(作者来自镇海炼化)

马俊松

临行前,同事让我捎一个包裹到甘肃东乡县石化中学。

包裹里是个文件夹,里面装着三张英文报和一本青少年杂志。收件人是15岁的东乡族姑娘小牟。

在去往兰州的飞机上眺望,黄河穿行在黄土高原上,看不到河的尽头和山的边沿,一片昏黄中仅点缀着零星绿色。到达兰州,再乘车往西南方向走,才能到东乡族自治县。

这里海拔1900米,一路上,一座山连着一座山,山上依稀可见绿色,不是那种翠绿,而是灰绿,细看是松散间隔种植的沙柳和像梭梭柴一样某种矮小灌木,腼腆地探着头,稀疏草木下边是黄色的沙土。

路,就像丝带一样嵌绕在这黄沙黄土堆成的山坳里,只有狭窄的两个车道,时而在群山之隙,时而在悬崖之边。50多公里的路程,在山路弯弯转转却走了一个多小时。

(一)

布楞沟村坐落在山的怀抱里。远处的工地上,竖立着中国石化援建的标识。

石化中学就在离布楞沟村不远的达板镇沿洮河边,是中国石化于2021年援建完成的。我到时,学校正在举办第三届书香节系列活动之“我读书 我快乐”演讲比赛,操场上好不热闹。

胜利油田派驻员工带着我,一边参观学校,一边向我介绍。

油田每学期轮派四五名员工参与教学、校园文化建设等工作,其中王昕已经支教1年多了,之前还被评为了东乡优秀教师。曹国栋主抓校园文化,目前学校设有琵琶、民族手工、插画等28个社团,去年在州、县两级足球赛、无人机、合唱等比赛中均拿过前三名。

石化中学的校长侯继元自豪地告诉我,这里是全县义务教育阶段条件最好的学校:教学楼、实验楼内设施一应俱全,由中国海洋基金会出资建设的海

胜利油田作品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

本报讯 近日,中国作家协会公布2024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。经论证委员会论证,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准,确定43

项选题入选。据悉,在公布的名单中,胜利油田马行的《塔里木诗传》入选。

(丛松彪 王瑾)

沿洮河边的东乡县石化中学。

程阳 摄